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英] 威廉·莎士比亚 / 著

朱生豪 / 译

仲夏夜之梦

大众文艺出版社

伴隨我之物

王德昭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英] 威廉·莎士比亚 / 著
朱生豪 / 译

仲夏夜之梦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仲夏夜之梦/(英)莎士比亚(Shakespeare, W.)原著;
朱生豪,范锐译;多雷绘.一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8.2

(莎士比亚戏剧经典)
ISBN 978-7-80240-013-9

I. 仲… II. ①莎… ②朱… ③范… ④多… III. 喜剧—剧
本—英国—中世纪 IV. I 56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7426 号

书 名 仲夏夜之梦
著 者 威廉·莎士比亚
责任编辑 潘爱平
特约编辑 马丹 周轶 魏溪
版式设计 陆智昌
封面设计 海凝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0×205 毫米
印 张 6.5
字 数 105 千字
印 数 1-8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4.00 元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仲夏夜之梦

序

梁实秋

一、《仲夏夜梦》之标题

这出戏为什么取名《仲夏夜梦》呢？在英国，仲夏日为六月二十四日，即圣约翰节，习俗于是日演剧作乐。而剧情发生于四月二十九至五月一日之间。约翰孙博士首先提出这个问题说：“余不知莎士比亚何以为此剧命名为《仲夏夜梦》。”批评家提供几种不同的答案。Farmer 博士谓：“此剧之标题似是根本未有指陈剧情发生时间之用意，犹如《冬天的故事》，其剧情发生于剪取羊毛之节季。”Malone 有进一步之解释云：“余以为此标题系由上演日期而得，其时盖当仲夏，其义为‘作为仲夏夜娱乐之一梦’，《第十二夜》及《冬天的故事》之标题或亦由于同样之情形。”

一般英国民众均熟知与仲夏夜有关之各种神异传说，此标题本身颇富于诱惑力量，在此标题之下所包涵之各种幻境

都是奇丽可喜的，故只觉其虚幻，而不注意到问题之所在，据 Chamber's Book of Days 云：“与圣约翰夜有关之一些迷信见解颇富幻想性质。在英国，其他国家或亦同然，一般相信如终夜斋戒坐于教堂门口，则可望见此教区内于此后一年间行将死亡者之鬼魂。……Grose 所提及之情形可支持吾人之揣测——一般认为于圣约翰夜之睡眠中灵魂可以出游，而守夜不睡者似能望见睡者之游魂，……一般习惯于此夜采取某种植物，认为具有某种神秘之力量。”此剧剧情，颇涉怪诞，故名为《仲夏夜梦》，暗示其虚无飘渺之境界，实无异于仲夏日之梦。

但是最好的解释恐怕还是佛奈斯博士（Dr. Furness）在他的新集注本《仲夏夜梦》序里说的：“余以为约翰孙博士所注意到之矛盾，未尝不可解释，只须忆及在英国五月节之庆祝仪式六月二十四之庆祝仪式大体上显有不同；前者于昼间举行，后者则于夜间举行。提西阿斯之新婚娱乐，有猎犬号角及插剧等等，均于昼间举行，故五月节乃适宜之节季；至于情人等之错综情节系于睡眠中得神仙符咒而获得解决，故又不得不选定夜间，昼夜交织，混为一体，一股强有力之魔力在仲夏夜梦的幻境当中笼罩一切。”

二、版本历史

《仲夏夜梦》有两个四开本刊于一六〇〇年。其中有一

本曾于是年十月八日在书业公会登记，是为“第一四开本”，因登记者名 Thomas Fisher，故又称“Fisher 四开本”。另一本未曾登记，是为“第二四开本”，因印行者名 James Robert，故又称“Robert 四开本”。两个本子孰前孰后，尚不无疑问。照普通情形，未登记之版本殊无先行问世之理。如已先有印本行世，当然无再缴费登记之必要。故“第一四开本”应在先，“第二四开本”应是重印本。“第二四开本”排印较精，但内容较劣，故 Halliwell 以为“第一四开本”刊行在后。Fleay 以为“第一四开本”亦系 Robert 所印行，但未署名，此本销售甚速，第二版始署名云。此近臆测，殊不可凭。

“第一四开本”拼音法较旧，“第二四开本”则拼音几与现代英文无异。两种四开本都有许多误植，误植的来源却是很有趣的。十六七世纪时，排字工人并不看着底稿排字，排字房里雇有专人诵读底稿（有时同时可以诵读三四种底稿），工人凭听觉而排字，如工人程度较低，则误植自然较多（佛奈斯引 T. L. De Vinne：“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P. 524）。《仲夏夜梦》四开本中之错字殆皆由此而生。

“第一版对折本”刊于一六二三年，这是莎士比亚的全集，据编者序言，是根据莎士比亚的手稿编印的，事实上当不如此。这对折本的《仲夏夜梦》很显然的是根据“第二四开本”印的。不但标点同，甚至错字亦相同。有些地方“对

“折本”显露出编者删改之痕。在舞台指导（Stage directions）方面，“第一四开本”的有五十六处，“第二四开本”则约有七十四处，“第一对折本”增至九十七处，这也是“对折本”的进步处。

“对折本”根据的是“四开本”，“四开本”则的确是莎士比亚的舞台本（Stage-copy），即演员实际使用的脚本。关于此点，有一有趣的铁证。在第一景，提西阿斯命令宫廷宴乐总管菲娄斯特雷特去“鼓舞雅典青年去作乐”，菲娄斯特雷特下，紧跟着义济阿斯上，在全剧中除最后一景外，菲娄斯特雷特与义济阿斯从不同时在台上出现，故演员一人即可兼扮此二角色。兼扮的办法，在环球剧院里是常用的。可是在最后一景里，菲娄斯特雷特要呈进娱乐节目，非上台不可，而义济阿斯也非上台不可，一人兼扮既不可能，两个角色就非去其一不可。当然是那个不重要的菲娄斯特雷特被去掉，由义济阿斯来权充宴乐总管。剧本如果是为阅读用的，当不必如此改动，如果是舞台上用的，则台词前面的角色名义自然要改，菲娄斯特雷特的名字要涂去，代以义济阿斯的名字。“对折本”所根据的“四开本”无疑的是经过这样改动的，但是改动之际却有了疏忽，第五幕第一景第八十四行忘却改了，仍保留了菲娄斯特雷特的名字。这足以证明“对折本”所根据的是“舞台本”。

三、著作年代

《仲夏夜梦》初刊于一六〇〇年，著作年代却不能确定。

密尔斯的智慧宝库（Meres's “Palladis Tamia”）刊于一五九八年，书中提到莎士比亚的《仲夏夜梦》，这可以证明《仲夏夜梦》之写作是在一五九八年以前。

第二幕第一景九十四至一二〇行铁达尼亚所说的天时变异，夏行冬令，风雾为灾，有人认为是指一五九四年英格兰的夏天而言。关于那一年，Forman 的日记载着这样的话：“六月七月天气很湿，冷得出奇，俨如冬日，七月十日犹拥炉而坐，其寒有如此者；五月六月亦然，几无两日连续放晴，每日多少下点雨。”他家亦有同样记载。如果铁达尼亚所说确系指一五九四年的天气而言，则此剧之作当不致晚于一五九四年过久之时，因只有在观众记忆尚新之时此种暗指方有意义可言。

第五幕第一景五十九行提到的“九位文艺女神哀悼一位学人最近贫困乞讨中之死”，很可能这是有所指的。（一）诗人斯宾塞作文艺女神之泪（Spenser's “Tears of The Muses”）刊于一五九一年，Warburton 首先发现这也许就是赞美斯宾塞之意，因斯宾塞有类似之作。这猜想如果不错，《仲夏夜梦》之作当移到距一五九一年较近之一年。（二）“斯宾塞于一五

九八年饿死在都伯林，此处或是暗讽那些坐视诗人饿死不救之人”，这是 Steevens 的看法。斯宾塞死于一五九九年，不是一五九八年。《仲夏夜梦》据密尔斯记载于一五九八年既已存在，则其写作当然是在斯宾塞死前无疑，焉能预先讽刺斯宾塞之死？但是 Malone 又有解说，他认为这可能是在斯宾塞死后《仲夏夜梦》刊印之前补插进去的一笔。（三）Knight 又有新的解释，他认为这是指戏剧诗人格林（Greene）之死，他死于一五九二年，而且是在极度贫困中死的。他对莎士比亚固不友善，但是莎士比亚未尝不无慷慨的称赞他。

在《仲夏夜梦》里，结婚的空气很浓厚，好几对情人都圆满的结婚了，在最后一景里还有众仙来祝贺，这使我们不能不想到此剧也许是为了什么贵族结婚大典而写的。但在这几年间有什么贵族举行婚礼以至劳动莎士比亚的大笔了呢？Gerald Massey 随着德国的 Tieck 的指示以为是为了骚赞伯顿伯爵与伊利沙白·凡尔农（Earl of Southampton And Elizabeth Vernon）的结婚，那是在一五九八年。Elze 教授认为应该是为了哀塞克斯伯爵（Earl of Essex）的结婚，那是在一五九〇年。两种学说都有困难在。这两段婚事不都是在秘密中举行的吗？不都是没得到伊利沙白女王的允许吗？剧中有恭维女王的话（第二幕第一景一六四行），很显然的暗示此剧初演是在女王面前演奏的。但是这几年间有什么贵族结婚而又有

女王亲临观礼了呢？这都是不能解决的问题。并且，如 Ulrici 所指陈，《仲夏夜梦》的情节是如此的轻佻滑稽，把爱情处理得如此之离奇可笑，怎么能成为一个贵族结婚时的祝贺节目呢？Fleay 在他的《莎士比亚的生平与作品》里又提供了一个新的揣测：一五九五年正月廿六日 William Stanley, Earl of Derby 举行婚礼于格林尼治宫，又一五九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Lucy Harington 与 Third Earl of Bedford 结婚，当时都曾大张盛筵，很可能的演出了《仲夏夜梦》。但这都不能算是确证。

从全剧的作风以及诗的韵法看，《仲夏夜梦》当然的是莎士比亚的早年作品。剧情的结构是有定型的，无韵诗也写得相当齐整，词藻也相当的华丽，这都是诗人早年作品的象征。

总括的说，《仲夏夜梦》的著作大概是在一五九四——五年之间。

四、故事来源

《仲夏夜梦》有三个故事：主要的是提西阿斯与两对雅典情人的故事，附带着有一套神仙的故事，和一群丑角扮演皮拉摩斯与提斯璧插剧的故事，莎士比亚很巧妙的把三个故事编织在一起了。在他的所有剧本中，《仲夏夜梦》是少数的比较最富独创性的一个。

巢塞的《坎特堡来故事集》的骑士的故事（Chaucer's The Knight's Tale）可能给了莎士比亚相当的暗示，普鲁塔克的传记（North's Transiation of Plutarch's "Lives"）也必定给了莎士比亚关于提西阿斯的资料。但我们要看出，这其间的关系并不密切。莎士比亚从骑士的故事和普鲁塔克传记里所得的不过是几个人名和几点描写。主要的故事是莎士比亚自己的。

皮拉摩斯与提斯璧的故事，见奥维德《变形记》（Ovid, Metamorphoses, Bk IV），此书之英译本（Golding's translation）第四卷刊于一五六七年，对于莎士比亚是很熟习的。最初巢塞《坎特堡来故事集》也讲过这故事。在《变形记》译本刊行之后，《仲夏夜梦》刊行之前，英国文人利用这个故事而加以编写的，更不一而足。一五六二——三年书业公会登记簿记载着“一本书名皮拉摩斯与提斯璧”。一五八四年又有皮拉摩斯与提斯璧之新歌，收在 Robinson's “A Handfull of Pleasant Delites” 里面。佛奈斯博士说得对，除了奥维德之外，如果我们一定要指定某一作品为莎士比亚的这个故事的来源，那实在是太孩子气了。这个故事是一个极普通流行的故事，从巴比仑起，经希腊罗马，而中古，而近代各国，一直在流传，早已成为古老的国际的民间传说（看 Dr. George Hast: “Die Pyramus & Thisbe Sage 1889”）。

神仙故事的来源比较复杂。众小仙而拥有王后，这思想来自巢塞商人的故事。奥伯龙的名字，原是德国的，经过法国，传到英国，德文是 Alberich，意为“仙王”。十三世纪时在一部查尔曼传奇里作 Auberon，这部传奇在十六世纪（大约是一五三四年刊）里被译成英文，Oberon 的名字首次出现。莎士比亚很可能是看过这译本。在莎士比亚之前，格林写过一出哲姆斯四世，里面也插进了奥伯龙的故事，但对莎士比亚没有多大关系。斯宾塞的仙后（一五九〇年）第二卷第十节也提到奥伯龙。仙后铁达尼亞的名字，是莎士比亚自己创用的，至于扑克，那个淘气的好恶作剧的小鬼，莎士比亚也许从 Scott 的“巫术的揭发”里得到一些资料，但是主要的来源应该是民间传说。

五、舞台历史

《仲夏夜梦》在当时舞台上是受欢迎的。两个“四开本”标题页上都写着“曾经多次公演”，同一年内印了两个本子，可以证明这戏在当时是受欢迎的。演这戏的是“张伯伦爵士的仆人”，即是莎士比亚自己所隶属的那个剧团。

这出戏最受欢迎的两点是神仙故事和群丑的插剧，所以不久就有人模仿了。一六〇二年牛津圣约翰学院的学生演 Narcissus，其中就用一个人来代表一口井，这是仿效皮拉摩

斯与提斯璧的那堵墙的办法。一六一一年班章孙演出了“*The Masque of Oberon The Fairy Prince*”并于二十三年后，在他的“*Love's Welcome*”里穿插了一段“匠人跳舞”。

但是《仲夏夜梦》也有它的噩运。英国的清教徒是反对戏剧的。在一六三一年九月二十七日，林肯主教约翰·威廉斯博士家里演戏，演的大约即是《仲夏夜梦》。和威廉斯有隙的人以为有机可乘了，主教代表（Commissary general）斯宾塞先生（John Spencer）立刻采取行动，据说除了致函警告一位参加观剧的女客以外，还颁布了这样的一道命令：

本庭据主教代表报告，林肯主教家中九月二十七日发生重大失检行为，居然延致若干男宾女宾其他家属仆役人等，同观一剧或悲剧，查此日为礼拜日，此剧约于晚间十时上演，直至清晨二三时始毕。兹特颁布命令，林肯主教犯有过失，着即责令于伊顿或大斯陶顿建一官费学校，永久每年捐赠二十镑，作为维持该校教师之用……

兹再颁布命令，威尔孙先生对于此次事件因系一手负责，并曾以如此下流之姿态顶套驴头参加扮演，着于下星期二日早六时至晚六时，罚在主教公馆门房中枷脚，并戴驴头，面前置稻草一束，胸前悬挂招牌：

“好人们，我扮过畜牲，
作了坏的事体。
我本是人，
现在变成一条蠢驴。”

这段事的真确性也许可疑，因为只见于 Collier 的记载，而且所谈到的戏是否即莎士比亚的《仲夏夜梦》，亦不能确定。也许是威尔孙先生自己或他人所编制的另一出类似的戏呢？无论如何，有一桩事我们是可知的，在清教革命期间，《仲夏夜梦》连同其他的戏剧都不能上演了。一六四二年至一六六〇年是戏剧中断的时期。在此期间，“公共剧院被封闭了，演员们禁演悲剧，因为真的悲剧已经够多了，又禁演喜剧，因为当时的罪恶表现得太彰明较著了；吾人所能有之娱乐仅为一些滑稽短剧，藉一个荒诞可笑的蠢才为名，例如织工线团，铁匠呆瓜，扫夫约翰之类，这还要偷着举行，或冒充绳技之类的杂耍”。（见 Francis Kirkman：“The Wits”1673。）这织工线团当然就是《仲夏夜梦》的一齣。这具体而微的织工线团还流传到了德国，变名为“Peter Squenz”，作者为 Andreas Gryphius，刊于一六六三年，其中保留着译自英文的痕迹，字句间也有与莎士比亚原文相符之处。

一六六〇年复辟以后，一般的戏剧趣味变了。《仲夏夜

梦》按照本来面目上了舞台，皮泊斯（Pepys）在他的著名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赴皇家剧院观《仲夏夜梦》，此剧前所未见，以后亦不欲再见，此乃余毕生所见最浅薄无聊之一剧也。吾承认吾见有一些良好的舞蹈与若干美貌女人，吾所得之快乐，仅此而已。”（一六六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为了适应当时的趣味，《仲夏夜梦》改编为歌剧，于一六九二年在伦敦上演，改名为仙后，有 Purcell 的音乐，和 Priest 的舞蹈。据说“朝野都认为非常满意；但开支过大，剧团获利甚少。”（Downes）据 Genest 记载，第五幕中鸠诺（Juno）凌空而降，还有孔雀开屏，充满了剧场中部；随后布景变为花园，其中有一中国男子—中国女子歌唱，六只猴子跳舞！这种改编的风气一直延长到十八世纪，唱歌大量的羼入，据说加立克（Garrick）曾演出此剧，把“粗野的匠人”完全删去，加进二十多只流行的曲子。自一七六三年至一七七七年还有一个改编本一直在占据着舞台，性质改变为趣剧，在广告中特别声明“提西阿斯及一切严重角色”概行删去！一八一六年一月十七日 Reynolds 的改编本上演，把全剧缩成三幕，有十六只歌，广告上说“此剧五十年未曾上演”，《仲夏夜梦》之被支解，这大概是最后一次了。

本来面目的《仲夏夜梦》之复活，是随着浪漫运动以俱来的。在浪漫的气氛里，《仲夏夜梦》的诗一般的幻想的美才又